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

英烈传

[明] 徐渭 / 著



英烈传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ISBN 7-121-01217-2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第 1 卷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

ISBN 7-121-01217-2

英烈传

第一卷 第一回

第 1 卷

ISBN 7-121-01217-2

(明)徐渭 著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第 1 卷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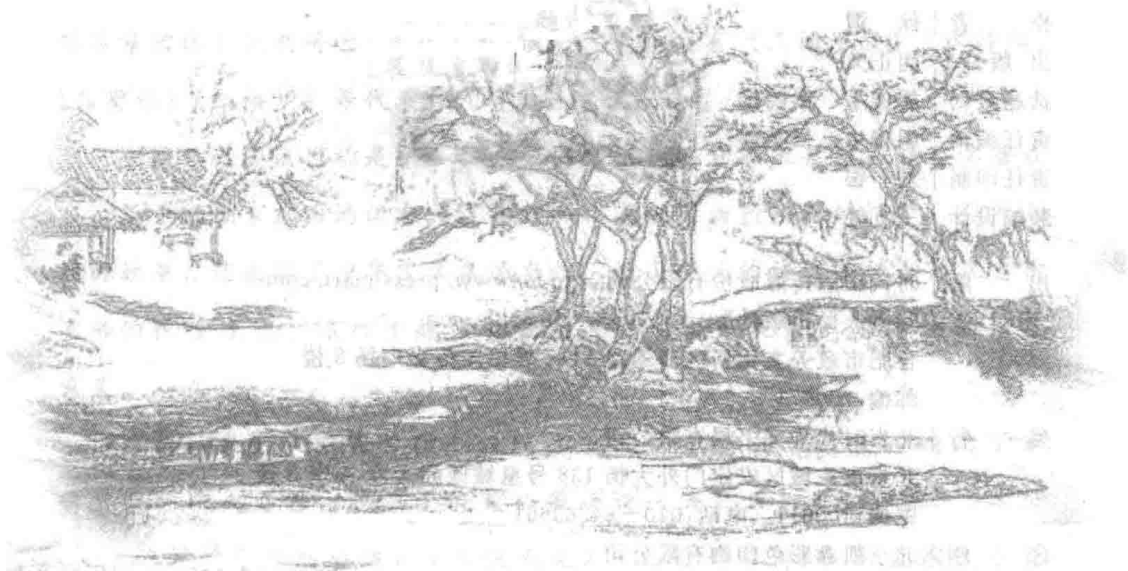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编委会 编



全目

十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烈传 / (明) 徐渭著. — 合肥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3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

ISBN 978-7-212-06331-3

I. ①英… II. ①徐…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8901 号

英烈传

作 者 | 徐 渭

出 版 人 | 胡正义

选题策划 | 胡俊生 梁明德

责任编辑 | 胡俊生 侯芙瑶

责任印制 | 刘 银

装帧设计 | 王 艳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3661

印 刷 |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00×960 1/16

印 张 | 14

字 数 | 224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6331-3

定 价 | 27.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小说是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小说，经过漫长的道路，直到唐代才真正具备了小说要素，明清章回体小说则将古代小说逐渐推向了顶峰，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代表作。

中国古代小说堪称是中国文学中的常青树，它硕果累累，精品名著众多，至今仍拥有广泛的读者。这些作品，不仅有曲折动人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还表现了中华民族孝悌忠信、崇尚节义的传统美德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执着理想。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为此，我们从中国古代小说精品和广为流传的名著中，精选了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收录了侠义公案小说《海公案》《包公案》《施公案》《狄公案》《刘公案》《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历史演义小说《隋唐演义》《薛刚反唐》《说唐全传》《赵太祖三下南唐》《狄青演义》《呼家将 杨家将》《说岳全传》《英烈传》，古代笔记小说《容斋随笔》，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经典小说。

《中国经典小说系列》在原版小说的基础上未做丝毫修改，旨在让读者感受瑰丽奇情的故事的同时，更加深刻地了解我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并探讨古代小说与我们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而，帮助读

者积累文史知识，提升鉴赏能力。

在整理过程中，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可能存在着遗漏和不妥之处，希望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第 一 回	元顺帝荒淫失政	1
第 二 回	开浚河毁拆民房	4
第 三 回	专朝政群奸致乱	6
第 四 回	真明主应瑞濠梁	8
第 五 回	众牧童成群聚会	10
第 六 回	伽蓝殿暗卜行藏	13
第 七 回	贩乌梅风留龙驾	15
第 八 回	郭光卿起义滁阳	17
第 九 回	访徐达礼贤下士	19
第 十 回	定滁州神武威扬	21
第 十 一 回	兴隆会吴祜保驾	23
第 十 二 回	孙德崖计败身亡	25
第 十 三 回	牛渚渡元兵大败	28
第 十 四 回	常遇春采石擒王	31
第 十 五 回	陈也先投降行刺	33
第 十 六 回	定金陵黎庶安康	36
第 十 七 回	古佛寺周颠指示	38
第 十 八 回	刘伯温法伏白猿	41
第 十 九 回	应征聘任人虚己	43
第 二 十 回	栋梁材同佐贤良	46
第 二 十 一 回	王参军生擒士德	48
第 二 十 二 回	徐元帅被困牛塘	51
第 二 十 三 回	郭先锋活捉吴将	53

第二十四回	赵打虎险受灾殃	56
第二十五回	张德胜宁国大战	58
第二十六回	释亮祖望风归降	61
第二十七回	取樊岭招贤纳士	64
第二十八回	诛寿辉友谅称王	66
第二十九回	太平城花云死节	69
第三十回	康茂才夜换桥梁	72
第三十一回	不惹庵太祖留句	75
第三十二回	张金箔法显街坊	78
第三十三回	胡大海被刺殒命	81
第三十四回	花云亲义保儿郎	83
第三十五回	朱文正南昌固守	86
第三十六回	韩成将义死鄱阳	89
第三十七回	丁普郎假投友谅	91
第三十八回	遣四将埋伏禁江	93
第三十九回	陈友谅堆舸筋健	95
第四十回	归德侯草表投降	98
第四十一回	熊天瑞受降复叛	102
第四十二回	朱亮祖魂返天堂	105
第四十三回	损大将日现黑子	108
第四十四回	常遇春收伏荆襄	111
第四十五回	击登闻断明冤枉	113
第四十六回	幸濠州共沐恩光	116
第四十七回	薛将军生擒周将	119
第四十八回	杀巡哨假击锣梆	122
第四十九回	张士诚被围西脱	125
第五十回	弄妖法虎豹豺狼	128
第五十一回	朱亮祖连剿六叛	131
第五十二回	潘原明献策来降	134
第五十三回	连环敌徐达用计	136

第五十四回	俞通海削平太仓	138
第五十五回	张豹排八门阵法	141
第五十六回	二城隍梦告行藏	143
第五十七回	耿炳文杀贼祭父	145
第五十八回	熊参政捷奏封章	147
第五十九回	破姑苏士诚殒命	150
第六十回	哑钟鸣疯僧癫狂	153
第六十一回	顺天心位登大宝	156
第六十二回	方国珍遁入西洋	159
第六十三回	征福建友定受戮	161
第六十四回	破元兵顺取汴梁	164
第六十五回	攻河北大梁纳款	167
第六十六回	克广西剑戟辉煌	170
第六十七回	元宫中狐狸自献	173
第六十八回	燕京破顺帝出亡	175
第六十九回	豁鼻马里应外合	178
第七十回	追元兵直出咸阳	181
第七十一回	常遇春柳河弃世	184
第七十二回	高丽国进表颂扬	187
第七十三回	获细作将计就计	190
第七十四回	现铜桥天赐奇祥	193
第七十五回	赐铁券功臣受爵	196
第七十六回	取西川剑阁兵降	199
第七十七回	练猢猻成都大战	202
第七十八回	皇帝庙祭祀先皇	205
第七十九回	唐之淳便殿见驾	209
第八十回	定山河庆贺封王	213

第一回 元顺帝荒淫失政

却说从古到今，万千余年，变更不一。三皇五帝而后，汉除秦暴，赤手开基。方得十代，有王莽自称皇帝，敢行篡逆。幸有光武中兴，迨及灵、献之朝，又有三分鼎足之事。五代之间，朝君暮仇，甫至唐高祖混一天下，历世二百八十余年，却有朱、李、石、刘、郭，国号：梁、唐、晋、汉、周。皇天厌乱，于洛阳夹马营中，生出宋太祖来，姓赵名匡胤。那时赤光满室，异香袭人，人就叫他做“香孩儿”。大来削平僭国，建都汴梁。传至徽、钦二宗，俱被金人所掳。徽宗第九子封为康王。金兵汹涌，直逼至扬子江边，一望长江天堑，无楫无舟，忽有二人牵马一匹，说道：“此马可以渡江。”康王见势急，就说：“你二人如果渡得我时，重重赏你！”那二人竟将康王推上马鞍，那马竟往水中，若履平地。康王低着头，闭着眼，但听得耳边风响，倏忽之间，便过长江。那二人说：“陛下此去，尚延宋祚有二百五十余年，但休忘我二人！”便请下马。康王开眼一看，人与马俱是泥做的。正在惊疑，远远望见一簇旌旗，俱是来迎王驾的，便即位于应天府。这是叫做“泥马渡康王”故事。

话分两头，却说鞑靼国王曾孙，名唤忽必烈，居于乌桓之地。后来伐荆蛮，蹙西夏，并了赤乌的部落。僭称王号。在斡难河边，破了白登，过了狐岭，直至居庸关。金人因而逃遁。忽必烈遂渡江淮，逼宋主于临安。宋祚以亡，他遂登于宝位，国号大元。传至十世，叫做顺帝。以脱脱为左丞相，撒敦为右丞相。一日，早朝已毕，帝说：“朕自登基以来，于今五载。因见朝事纷纷，昼夜不安，未得一乐，卿等可能致朕一乐乎？”撒敦奏道：“当今天下，莫非王土；卫土之士，莫非王臣；主上位居九五之尊，为万乘之主，身衣锦绣，口饫珍馐，耳听管弦之声，目睹燕齐之色，神仙游客，沉湎酣歌，惟陛下所为，有何不乐？徒自昼夜劳神！”正是：

春花秋月休辜负，绿鬓朱颜不再来。

顺帝大喜道：“卿言最当。”左丞相脱脱进言道：“乞陛下传旨，速诛撒敦，以杜淫乱！”帝说：“撒敦何罪？”脱脱说：“昔费仲迷纣王，无忌惑平王。今撒敦诱君败国，罪诬君勿赦！望陛下听臣讲个‘乐’字：昔周文王有灵台之乐，与民同乐，后来便有贤君之称；商纣有鹿台之乐，恣酒荒淫，竟遭牧野之诛。陛下若能任贤修德，和气恰于两间，乐莫大焉！倘效近世之乐，必致人心怨离，国祚难保，愿陛下察之！”顺帝听了大喜道：“宰相之言极是！”令近侍取金十锭、蜀锦十匹赐之。脱脱辞谢道：“臣受天禄，当尽心报国，非图恩利也。”顺帝说：“昔日唐太宗赐臣，亦无不受，卿何辞焉？”脱脱再拜而受。

撒敦惶恐下殿，自思烦恼：“这厮与俺作对，须要驱除得他，方遂吾之意！”正出朝门，恰遇知心好友，现做太尉，叫做哈麻，领着一班女乐，都穿着绝样簇锦团花白寿衣，都带着七星摇曳堕马妆角髻，都履着绒扣锦帮三寸凤头鞋；如芝如兰一阵异品的清香，如柳如花一样动人的袅袅；丁丁东东，悠悠扬扬，约有五十余人，进宫里来。两下作揖才罢，哈麻便问：“仁兄颜色不善，却是为何？”撒敦将前情备细说了一遍。哈麻劝慰道：“且请息怒！后来乘个机会，如此如此。”撒敦说：“若得如教，自当铭刻！”撒敦别过，愤愤回家不题。且说哈麻带了女乐，转过宫墙，撞见守宫内监，问道：“爷爷、娘娘，今在哪里？”内监回说：“正在百花亭上筵宴哩。”哈麻竟到亭前，俯伏说：“臣受厚恩，无可孝顺，今演习一班女乐，进上服御伏乞鉴臣犬马之报，留宫听用！”顺帝纳之。哈麻谢恩退出。且说顺帝凡朝散回宫，女乐则盛妆华饰，细乐娇歌，迎接入内，每日如此，不在话下。

一日，顺帝退朝，皇后伯牙吴氏，设宴于长乐宫中，遂命女乐吹的吹、弹的弹，歌的歌，舞的舞，彩袖殷勤，交杯换盏，作尽温柔旖旎之态。饮至更深方散。是夜顺帝宿于正宫，忽梦见满宫皆是蝼蚁毒蜂，令左右扫除不去，只见正南上一人身著红衣，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执扫帚，将蝼蚁毒蜂，尽皆扫净。帝急问道：“尔何人也？”其人不语，即拔剑砍来。帝急避出宫外，红衣人将宫门紧闭。帝速呼左右擒捉，忽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顺帝冷汗遍体，便问内侍：“是什么时候？”近臣奏道：“三更三点。”皇后听得，近前问道：“陛下所梦何事？”顺帝将梦中事细细说明。皇后说：“梦由心生，焉知吉凶，陛下来日可宣告官，便知端的。”言未毕，只听得一声响亮，恰似春雷。正是：

天开雪动阳春转，地裂山崩倒太华。

顺帝惊问：“何处响亮？”内侍忙去看视，回来奏道：“是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顺帝听罢，心中暗思：“朕方得异梦，今地又陷一穴，大是不祥！”五鼓急出早朝。众臣朝毕，乃宣告官林志冲上殿。帝说：“朕夜来得一奇梦，卿可细详，主何吉凶？”志冲说：“请陛下试说，待臣圆之。”帝即说梦中事体。志冲听罢，奏道：“此梦甚是不祥！满宫蝼蚁毒蜂者，乃兵马蜂屯蚁聚也；在禁宫不能扫者，乃朝中无将也；穿红衣人扫尽者，此人若不姓朱必名赤也；肩架日月者，乃掌乾坤之人也。昔日秦始皇梦青衣子、赤衣子，夺日之验，与此相符。望吾皇修德省身，大赦天下，以弭灾患！”帝闻言不悦，又说：“昨夜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主何吉凶？”志冲说：“天地不和，阴阳不顺，故致天倾地陷之应，待臣试看，便知吉凶。”帝即同志冲及群臣往看，只见地穴长约一丈，阔约五尺，穴内黑气冲天。志冲奏道：“陛下可令一人，往下探之，看有何物。”脱脱说：“须在狱中取一死囚探之，方可。”当即令有司官，取出一个杀人囚犯，姓田名丰。上说：“你有杀人之罪若探穴内无事，便赦汝死。”田丰应旨。手持短刀，坐在筐中，铃索吊下，深约十余丈，俱是黑气。默坐良久，见一石碣，高有尺许，田丰取入筐内，再看四方无物，乃摇动索铃，使众拽起。顺帝看时，只见石碣上面，现有刻成二十四字：

天苍苍，地茫茫；干戈振，未角度。

元重改，日月旁；混一统，东南方。

顺帝看罢，问脱脱道：“除非改元，莫不是重建年号，天下方保无事么？”脱脱奏道：“自古帝王皆有改元之理，如遇不祥便当改之。此乃上天垂兆，使陛下日新之道也！”帝说：“卿等且散，明日再议。”言毕，一阵风过，地穴自闭。帝见大惧，群臣失色。遂将石碣藏过，赦放田丰。驾退还宫。

翌日设朝，颁诏改元统为至正元年。如此不觉五年。有太尉哈麻，及秃鲁、帖木儿等，引进西番僧，诱帝行房中运气之术，号演揲儿法。又进僧伽璨真，善授秘法。顺帝习之，诏以番僧为司徒；伽璨真为大元国师。各取良家女子三四人，谓之供养璨真尝向顺帝奏道：“陛下尊居九五，富有四海，不过保存有现在而已，人生几何？当授此术。”于是顺帝日从其事，广取女子入宫，以宫女一十六人，学天魔舞，头垂辮发，戴象牙冠，身披瓔珞，大红销金长裙，云肩鹤袖，镶嵌短袄，缓带鞋袜，各执巴刺般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十一人，练垂髻，勒手帕长服，或用唐巾，或用汗衫。所奏乐器，皆用龙笛、风管、小鼓、秦筝、琵琶、鸾笙、桐琴、响板。以内宦长寿拜布哈领之，宣扬佛号一遍，则按舞奏乐一回。受持秘密戒者，方许入内，余人不得擅进。如顺帝诸弟八郎，与哈麻、秃鲁、帖木儿、老的沙等十人，号为倚纳，皆有宠任。在帝前相与褻狎，甚至男女裸体。群僧出入禁中，丑声外布。皇太子深嫉之，力不能去。帝于内苑造龙舟，自制式样，首尾长二百二尺，阔二丈，廊殿楼阁俱全，龙身并殿宇俱五彩金妆。前有两爪，用水手一百二十名，紫衫金带，头戴纱巾，在两旁撑篙，在前后宫海内往来游戏。舟行头尾眼爪皆动。又制宫漏，高六七尺为木柜，运水上下，柜上设西方三圣殿，柜腰设玉女捧时刻筹，时至即浮水面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持钟，一持铃，夜则神人按更自敲，极其灵巧，皆前朝所未有。又于内苑起一楼，名叫“碧月楼”。朝夕与宠妃宴饮其上，纵欲奢淫，不修德政，天怒人怨，干戈四起。各处申奏似雪片的飞来，都被奸臣隐瞒不奏。顺帝只知昏迷酒色，那里晓得外面的灾难。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开浚河毁拆民房

却说历年之间，顺帝宴安失德，各处灾异多端，人心怨恨，盗贼蜂生。都被丞相撒敦、太尉哈麻，并这些番僧等，瞒住不奏。顺帝那里晓得，终日只在宫中戏耍不题。却说颍州地方，有个白鹿庄：

树木森阴，河流清浅。春初花放，万红千紫斗芳菲；秋暮枫寒，哀雁悲蛩争嘹亮。到夏来，修竹吾庐，装点出一个不染尘埃的仙境；到冬来，古梅绕屋，安排起几处远离人间的蓬莱。对面忽起山冈，尽道像黄陵古渡，因声声叫冈做“黄陵”；幽村聚集珍奇，每常有白鹿成群，便个个唤村为“白鹿”。

不知那里来个官儿，摇摇摆摆，走到林间，说道：“真是人间神仙府。”便吩咐跟随的人：“你可去查此处是谁人家的，叫他将这个庄儿送了我老爷，做个吃酒行乐的所在。”跟随的就到庄内问道：“你是什么人家，做甚勾当的？如何我们贾老爷在此，茶也不送一盏出来？”却见一人身長丈二，眼若铜铃出来应接到：“不要说是‘假老爷’，就是‘真老爷’，也休想一点水喝，快走！快走！”说罢，手持长枪，竟赶出来。那些跟随的人，扯了这官儿，没命地奔出林中。那人也就回去了。那官儿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贾鲁的声名，那处不晓得，可恶这厮如此无礼，须略施小计，结果了这个地方。”不日，到了京师，朝见拜毕。帝问：“贤卿一路劳苦。且说你一向出朝，孤家甚觉寂寞。”又问：“贤卿回来，一路民情风景如何？”贾鲁便奏说：“一路黄河淤塞，漕运不通，但听得民间谣道：‘石人一只眼，不挑黄河天下反’。依臣愚见：须挑开沿河一带，藉应民谣，且通漕运。”顺帝应道：“我日前在宫中要开些小池沼，那些言官上本说道，民谣汹汹，尽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不宜兴工劳役’，照你今日说来，竟不挑的不好了。”贾鲁一向口舌利便，又奏说：“陛下若依言官不挑黄河，由他淤塞了，嗣后这些粮米，将从哪路运来？南北不通，粮米不济，不反何待！”顺帝说：“极有理，极有理，只是当从何处开起？”贾鲁说：“臣一路经过徐、颍、蕲、黄，处处该开；至如颍州、白鹿庄、黄陵冈，俱被民房占塞，上下四十里，更为淤壅，更宜急开。”顺帝即刻传旨差发河南、河北丁夫七十万人，开浚黄河原路，限定一月之内完工，阻挠者斩。起驾回宫，不题。

却说颍州白鹿庄，日前提枪来赶的，原来是汉高祖三十六代孙，姓刘名福通。全身膂力过人，且又深通妖术。家藏一面镜子，有人要照，只需对镜焚香，镜中就出现官吏、庶民、军士等模样；如前来求照的人心不虔诚，便出现诸般禽兽形象来。又结识一个朋友，叫韩山童，假称世界将要大乱，弥勒佛降生，造出一个“白莲会”来。所有部

下，皆系红巾为号，鼓动那些乡民，如神如鬼的尊敬他。遇着些小事，便去照那镜子问下落。这日，两人正在庄前哄骗众人说：“佛力如此广大，还怕不做皇帝么？”忽听得锣声连响，呼呼的呼，喝的喝，两人远远看去，认得是本州的知州，坐在马上带领弓兵三万余人，竟投庄里来，说道：“今奉圣旨开浚黄河，拆去民房，先从白鹿庄与对面黄陵冈开起。”内有里正禀道：“民间谣说：‘挑动黄河天下反’。只怕不便么？”知州喝道：“这是奉旨的，谁敢违逆！况旨上载明，阻挠者斩。今日就借你这头示众。”说罢喝令刀斧手，将里正枭首。知州吩咐将首级用木桶盛着，沿河四十里，号令前去。这些弓兵，便把刘福通住屋，霎时间拆去。妇孺鸡犬，赶得雪花飞散一般。福通低着头，只是捶胸叫苦，思想到：“青天白日，竟起这个霹雳，安排得我竟是无家可归，无地可依，奈何，奈何！”大叫道：“事已如此，反了罢，反了罢！尔等肯随我共成大事的，同享富贵；如不肯随我的，听你们日夜开河，受官司苦楚去。”登时，聚会有五六百人，便向前把知州一刀，执头在手，叫道：“胡元混乱中国。今日开河，拆去民居，你们既肯从我，便当进城，开狱放了无罪犯人，收了库中财宝，包你们有个好处。”又往手中把那镜子，在水中一照，说：“如心中尚有狐疑的，可从河中掘下，自见分晓。”只见左边一伙，也约有五六百人，竟向河中用力掘下。不曾掘得一尺，只见掘出一个石头人来，身长一丈，须眉口鼻都是完全的，当中凿着一只眼。福通大呼道：“众位可晓得么？一向谣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今刚刚在此处掘得石人，这皇帝可不应在此处，你们心上如何？”这些人便合口说道：“敢不从命。”福通便带了众人，竟郑州里来。城中掌军官朵儿只在，因杀了知州，便时刻防备。一声锣响，即刻冲出一标人来，两下厮杀。福通虽是力大，手下的兵，终是未曾习熟，被官军赶杀十余里。韩山童马略落后，却被官军赶上一刀。福通便率杜遵道、盛文郁、罗文素等，勒马回杀，救得后边的人，竟到亳州立寨。因立山童的儿子韩林为王，国号宋大建元龙凤。以山童妻杨氏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左右丞相。福通与罗文素为平章，同知枢密院事。招集无籍十余万人，攻破罗山、确阳、真阳、叶县等处，直侵汴梁，不题。

且说官军依旧进城，紧闭城门。朵儿只在星夜申奏京师，备陈事情；一边又具揭帖到中书省丞相处。脱脱见揭，便吩咐见资本官：“明早随我进奏。”次早，脱脱奏说：“近来僭号称王者甚多。昨日接得各府州县报说：‘贼兵反了共一十四处。’”顺帝大惊，问：“哪十四处？”脱脱说：“颍州刘福通、台州方国珍、闽中陈友定、孟津毛贵、蕲州徐寿辉、徐州芝麻李、童州雀德、池州赵普胜、道州周伯颜、汝南李武、泰州张士诚、四川明玉珍、山东田丰、沔州倪文俊。”顺帝闻奏大惊，说：“如之奈何？”脱脱奏说：“请大兵先讨平徐寿辉、刘福通、张士诚、芝麻李四寇，庶无后患。”帝便说：“着罕察帖木儿讨徐寿辉，李思齐讨刘福通，蛮子海牙讨张士诚，张良弼讨芝麻李。先除大寇，后剿小贼。”敕旨既下，脱脱叩头下殿。那四将各点兵五万，择日辞朝。竟离了燕京，各自寻路攻取。毕竟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专朝政群奸致乱

却说诸官得旨，分讨各处贼兵，谁知皆不能取胜，都带些残兵败甲回来。顺帝见了，日夜忧闷。一日设朝，对文武群臣商议说：“目今盗贼蜂生，各处征讨的官兵，没有一个奏凯。卿等何策剿除，为朕分忧？”脱脱叩头奏说：“今者群奸扰乱，震恐朝廷，黎庶不安，灾伤时见。臣等不能为国除患，心实耻之。臣愿竭驽骀之力，肃清江、淮，以报皇恩。”顺帝闻奏，降座语脱脱道：“丞相若能为朕扫除贼寇，奏凯还日，朕当裂土，以酬心膂；但中书省是政事根本，不可一日离左右，贤卿若去，朕将谁依？”脱脱又叩头说：“尽忠报国，乃臣子之责，岂敢忘恩！但微臣此去，全望陛下亲贤远佞，以调天和，以安黎庶。”顺帝便敕脱脱为总兵大元帅，以龚伯遂为先锋，哈喇答为副将，也先帖木儿为行台御史，节制兵马，大小官军俱听脱脱指挥，便宜行事。脱脱拜辞。即日领兵望南进发，竟到孟津。宋将毛贵率本部五千人纳降。脱脱便驱兵渡黄河，从虎牢关至汴梁正北安营。宋韩林的探子报知，便集众商议，只见杜遵道说：“水来土压，兵至将迎，殿下勿忧，臣当领众迎敌。”宋主即令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三将，急带领五万人马与元军对敌。遵道勒马横枪，高叫道：“送死的出来！”脱脱大怒说：“反国贼子，敢出大言。”就纵马横刀，直取遵道。二将交马，战上五十余合。遵道力怯，拨马便回，脱脱赶上一刀，斩于马下。元兵阵上，催兵奋杀，宋兵溃乱，生擒一千四百余人，斩首一万七千余级。罗文素等，领兵入城，坚守不出。龚伯遂请道：“乘此势攻城，料可必破。”脱脱笑说：“我兵千里而来，劳力过多，还当息养，不宜仓促。倘贼兵计穷，冒死血战，不可支矣。”众将唯唯。时韩林见杀了杜遵道，心甚惊恐，决策于福通。福通说：“脱脱智勇足备，锋不可当，不若且避，再图恢复。”韩林依计，乘夜弃城而走。次早，元兵到城搦战，只见城门大开，城中老幼，俱顶香迎接，备言贼兵惧威，引兵逃去等情。脱脱大喜，入城抚民。一宿，明日倍道径抵徐州西门外十里安营。打下战书与芝麻李说，明日交战。脱脱到酉刻时候，密唤诸将受计，如此如此。各各依令去讫。

且说芝麻李对众说：“元兵远来疲乏，今夜必无准备。我当前行劫寨，尔众随后即来，两下夹攻，必获全胜。”二更时分，果然引兵出城，兵衔枚，马勒辔，直抵元营，悄然无备。芝麻李暗喜，领兵并力杀入，细看更无一人，心下大惊，速令退兵。忽闻炮响一声，四面伏兵尽起，把芝麻李团团围住，兵卒也不十分来斗，只是没个隙路可逃，贼兵自相残害，约折去大半。及至天明，只见一将传令说：“你们可松一条路，放他逃去。”芝麻李听着，又惊又喜，心内暗道：“我且杀开一路回城，再作计议亦可。”只见元兵果然放开一条路，让芝麻李回城，将到城边，急叫城上：“我被元兵混杀一夜，至今方得逃回，快开门，如迟，恐又赶来也。”正叫之时，举头一望，看见兄弟李通的头，悬挂在城，

敌楼边，立着一员大将，紫袍金甲，大喝道：“你这贼子，我元丞相已取得此城了，你还不认得？”芝麻李惊得魂飞九霄云外，抱头鼠窜，径往沔阳去了。天色大明，各将论功行赏，因问：“元帅为何晓得要来劫寨，预先吩咐埋伏，又离了中军，独去取城？”脱脱笑说：“此是乘虚搏将之法：昔日裴令公元宵夜，大张华灯，设宴待客，匹马擒吴元济，正是此样机关，反看便是。他今日以我兵远来，料来疲困，必带雄兵劫寨，城中不过老弱守门耳。我令尔辈四下伏住，等他来时，便围绕混杀一夜，此时我领精兵，乘虚攻取城门，自然唾手可得。”众将又问：“围住之时，元帅吩咐不可厮杀为何？”脱脱说：“黑夜谁知彼此，我兵只密围数层，虚声叫喊，任他自相残杀，这又是以逸待劳。”众将齐声称说：“元帅神机，非我等所及。”脱脱抚恤人民，一面遣牙将奏捷，不题。

且说右丞相撒敦与太尉哈麻，闻得脱脱得胜，上表申闻，计较说：“脱脱向来威振中外，使我们不得便宜行事，今又成大功，皇帝必加信用，我辈却是怎生？”哈麻说：“这有何难，趁此捷表未上之时，令台官劾他说：‘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资；半朝廷之官，以为己用。乞加废斥，以儆官邪。’这个计策如何？”撒敦说道：“此计大妙、大妙！”遂将进表官邀入密房，除了他的性命。因而上个表章，说得脱脱十分不好。顺帝说：“既如此，可敕月润察儿为元帅，以枢密雪雪代他为将，令姚枢持诏赴徐州传示。”不止一日，来到徐州。脱脱拜受了诏书，便对众将说：“朝廷恩旨，释我兵权，即当权与诸将分别，诸将可各率所部听新元帅节制。”只见哈喇答向前说：“元帅此行，我辈必死他人之手，不如今日先死丞相之前，以酬相许夙志。”说罢，拔剑自刎而死。众将抚恸如雷，将哈喇答以礼殡葬。脱脱单马竟赴淮安安置。未及半月，台臣又劾脱脱贬谪太轻，该徙云南。脱脱叹道：“我不死，朝中也不肯放过我，倒不如一死，以免众奸荼毒。”遂服鸩而死。

却说刘福通、芝麻李闻说脱脱身故，各统兵攻复前据城池，元军阵上那个杀得他过。数日间，刘福通与芝麻李杀并，一箭射死了芝麻李，复了徐州。毛贵仍归部下。正是：昏君信佞忠臣死，群鬼贪残社稷墟。后来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真明主应瑞濠梁

却说丞相脱脱，受了多少谗言，以身殉国。那时四海纷争，八方扰攘。刘福通并了芝麻李一部人马，又收了毛贵一党贼众，纵横汹涌，官兵莫挡。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淮西濠州，就是而今凤阳府，好一座城池。离城有一个地方，名唤做钟离东乡，据说是当初钟离得道成仙的去处。那里有个皇觉寺，原先是唐高祖建造的。只见那：

中间大雄宝殿光晃晃，金装成三世菩提；两边插翅回廊影摇摇，彩画出蓬莱仙境。当门望一个韦驮尊天，秀秀媚媚，却似活移来一个金孩儿，见了他那个不欢天喜地；两侧装四个金刚力士，古古怪怪，又像绘坐定一班铁甲汉，猛抬头人人自胆破心惊。钟声半彻云霄，舞动起多少回鸾翔凤；佛号忽天碧醒觉了万千愚汉农夫。挨的挨，挤的挤，都到罗汉堂前，才明数出前生今世；争了争，嚷了嚷，齐向观音阁上，暗投诚意想心思也修得肩盒抬攢，逐男趁女，汗浴了一片清净佛场，知宾的也难管青红皂白。也有的打击设供，祈神禧福，澄彻了一点如来道念，大众们那里晓水火雷风。

那寺中住持的长老，唤做高彬，法名昙云。这个长老，真是宿世种得了智果，今世又悟了大乘。一日冬景凄凉，彤云密布，洒下一天大雪。昙云长老吩咐大众说：“今日是腊月二十四，经里面说：‘天下的灶君，同天下的土地，今夜上天，奏知人间善恶。’我今早入定时节，见本寺伽蓝，叫我也走一遭。我如今放了晚参，我自进房，你们或有事故，不可来动问我。”嘱咐已毕，竟到房中打坐了。只觉顶门中一道毫光，直透云霄，本寺伽蓝，早已在天门边拱候着。长老二人交了手，竟到九天门下。恰好玉皇登座，三官玄圣并一切神祇，都一一讲礼毕，长老也随众神施了礼，立在一边。只听得玉皇说：“方今世间混乱，黎庶遭殃，这些魑魅，将如何驱遣？”忽然走出一个大臣，口称说：“臣是明年戊辰年值年太岁。以臣看来，连年战伐，只因下界未生圣主，明年辰年，应该真龙出世，混一乾坤，肃清世界。且今月今日，是天下土地、灶君申奏人间善恶，乞陛下细察。凡世修行阴德的，付他圣胎，以便生隆。特此奏闻。”玉皇说道：“朕也如此思量，但原先历代皇帝降生，都是星宿。如今果要混一天下，定须星宿中，下去走一遭。你们那个肯去，宜直奏来。”问而又问，这些星宿都不作一声。玉皇恼道：“而今下界如此昏蒙，你们难道忍得不管？我如今问了四五次，也只不作声，却是为何？虽然是堕入尘中，也须即速还天上，何故十分推阻？”正说间，只见左边的金童并那右边的玉女，

两下一笑，把那日月掌扇，混做一处，却像个“明”字一般。玉皇便问：“你二人何故如此笑？我如今就着你二人脱生下世，一个做皇帝，一个做皇后，二人不许推阻。明年九月间，着送生太君，便送下去吧。”那金童玉女哪里肯应，玉皇又说：“恐怕下去吃苦么？我便再拨些星宿辅弼你二人；你二人下去，便于方才扇子一般，号了‘大明’吧，不得违误！”只见本寺伽蓝轻轻的对长老说：“我寺中也觉有些彩色……”说犹未了，那些诸方的土地及各家灶君，一一过殿，递了人间善恶的细单。玉皇便说：“今据戊辰太岁奏章，说明岁该生圣主，以定天下。我已嘱咐金童、玉女，下生人世，但非世德的人家哪能容此圣胎，你们可从世间万中选千，千中选百，百中选十，送到我案前，再行定夺。”吩咐才了，那天下各省、各府、各县的城隍，同那天下各省、各府、各县、各里的土地，都出到九天门外，议来议去。不多时，有天下都城隍，手中持着十个折子奏称：“拣选仁厚人家，万中选成了十个，特送案前。”玉皇登时叫取衡善于施的秤来，当殿明秤，十家内看是谁人最重的。只见一代一代较过，止有一家修了三十三世，仁德无比。玉皇即将折子拆开，口中传说：“可宣金陵郡滁州城隍进来听旨。”那城隍就案前伏了。玉皇嘱咐道：“汝可接旨行事去。”便递这折子与他。城隍叩头领讫，玉皇排驾回宫。长老也出了天门，与伽蓝拱手而别，便回光到自己身上。却听得殿上正打三更五点。长老开眼，见佛前琉璃灯内火光，急下禅床，拜了菩萨，说：“而今天下得一统了，但贫僧方才不曾看得那折子，姓张、姓李，谁是真龙，这是当面错过了，也不必题。但方才本寺伽蓝说：‘连我寺中有些彩色。’不知是何主意，待我再打坐去细细问他，便知端的。”长老重新入定，去见伽蓝，问说：“方才折子内所开谁氏之子，想明神定知他的下落。”伽蓝对他说：“此去尚有半年之期，恐天机不可预泄。”长老唯唯。只见左边顺风耳跪下：报称：“滁州城隍有使者到门，奉迎议事，立等神车。”伽蓝便起身别了长老，出门不题。

时光荏苒，不觉又是戊辰中秋之夕。忽报山门下十分大火，长老急急出望，四下寂然，并无火焰。长老道：“甚是古怪！”便独自从回郎下边伽蓝殿，到山门前来。只见伽蓝说道：“真命天子来也，师父当救之。”长老迅步而住，惟见一男人同一妇女，睡在山门下。长老因叫行者推醒，问他来历。那人说道：“姓朱名世珍，祖居金陵朱家巷人。因元兵下江南，便徙居江北长虹县，后又徙滁州；也略略蓄些资财。昨因失火，家业一空。有三子：朱镇、朱镗、朱钊，又皆失散。今欲与妻陈氏，同上府城，投女婿李祯，织席生理。至此天晚，且妻子怀孕，不便行动，打搅禅门，望师父方便！”长老看朱公相貌不凡，所娠的莫不是真主，因说：“怀孕人行路不便，不如就在此邻侧赁一间房子，与公居住何如？”朱公道：“难得师尊如此。”次日，长老到东乡刘太秀家，赁一间房子，与朱公住了，又与些资本过活。三个失散的儿子，也仍旧完聚了。但未知所生是男是女，正是：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瑞气落谁家？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